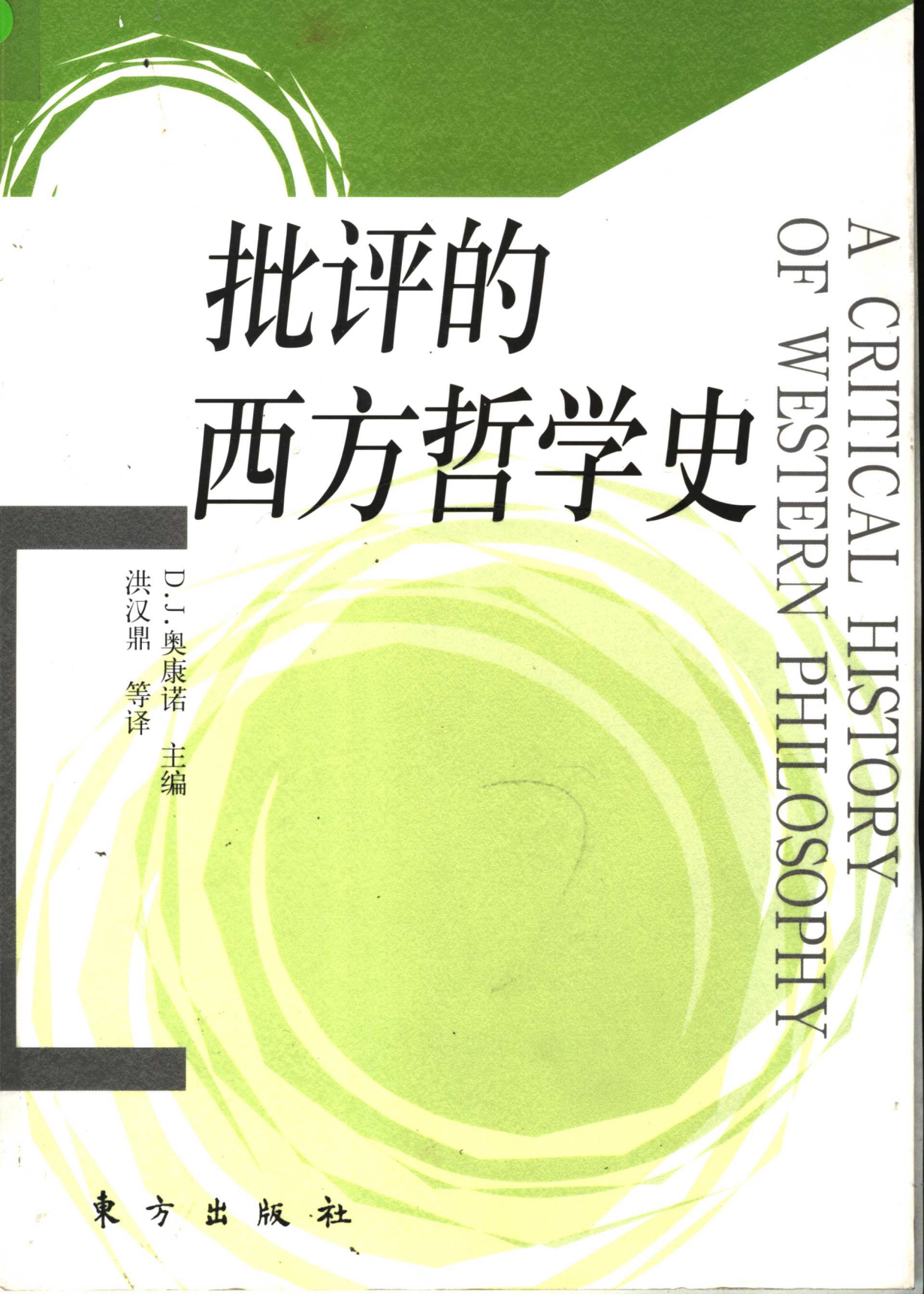




# 批评的 西方哲学史

A CRITIC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D. J. 奥康诺 主编  
洪汉鼎 等译

東方出版社

# 批评的 西方哲学史

A CRITIC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D. J. 奥康诺 主编  
洪汉鼎 等译

V. B5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士章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西方哲学史/ D.J.奥康诺主编;洪汉鼎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5  
ISBN 7-5060-1488-2

I. 批… II. ①奥… ②洪… III. 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963 号

### 批评的西方哲学史

PIPING DE XIFANG ZHIXUE SHI

D.J.奥康诺主编 洪汉鼎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67.75

字数:1175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060-1488-2 定价:8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编 者 的 话

在编辑本书过程中,我很高兴能得到同僚们的帮助和建议,特别要感谢自由出版社《哲学丛书》总编爱德华(Paul Edwards)教授。他曾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理应成为本书合作编者之一。莉特(Sandra Lilt)、米纳(Margaret Miner)和李维(Donald Levy)为准备参考文献做了极有助益的工作。哥丁(Marilyn Goldin)承担了索引的任务——这是本书一项艰辛的工作。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宝贵的。

衷心感谢许多出版者和版权所有者允许在此书内重印一些资料,特别是要感谢:

爱伦(George Allen)和尤文出版公司:沃尔夫编译的《斯宾诺莎书信集》、罗素的《人类知识》和《我的哲学的发展》。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贝尔克那普通讯社:哈谢恩(C. Hartshorn)和魏斯(P. Weiss)编的《查理·桑道尔斯·皮尔士论文集》一~六卷。

布恩斯和奥阿斯特出版公司:柯普勒斯顿的《哲学史》。

道布德和康伯尼公司:泰勒(Richard Taylor)编的《求生意志》。

格拉尔德·杜克沃兹出版有限公司:怀特(W. Hale White)和斯成林(A. H. Stirling)翻译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卡尔·汉塞出版社:施莱希塔(Karl Schlechta)编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三卷本著作集》。

哈佛大学出版社:布克斯(A. W. Burks)编的《查理·桑道尔斯·皮尔士论文集》七~八卷。

活着的哲学家丛书:希尔普(P. A. Schilpp)编的《柏特兰·罗素的哲学》。

托马斯·尼尔松和桑恩斯出版有限公司: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和格奇(Peter Thomes Geach)翻译和编辑的《笛卡儿:哲学著作集》。

纽曼出版社:柯普勒斯顿的《哲学史》。西蒙和苏斯特出版公司:罗素的《人类知识》和《我的哲学的发展》。

## 序 言

现在有许多哲学史的著作。人们总是可以向那些为读者提供一部新的哲学史著作的人询问,究竟他们的著作和别人的著作有什么不同。本书是一部从早期希腊时代一直到现代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它服务的对象是大学部哲学系大学生,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读者。

本书作者试图做两件工作:(1)按照哲学基本概念和理论本身发展的次序来解释这些概念和理论;(2)根据当代的认识对这些概念和理论作出评价和批评,并且阐明它们可能具有的永恒的哲学意义。人们也许会期望一部哲学史能追溯和评价早期思想家对其后继者的历史影响,但是哲学分析和哲学批评毕竟是一种与思想史很不同的学问。虽然这两者在知识事业中各有其地位,然而对于学哲学的学生来说,前一种学问比后一种学问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宁愿丢弃纯粹的历史问题而把篇幅留给解释和批评。当然,历史问题并不完全被忽视,但对它们的讨论尽可能缩小到有用的范围。

当然,我们不可能以一卷的篇幅去批判地说明长达 25 个世纪的所有重要哲学家,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我们要论述的哲学家和对他们学说的处理方面有所选择。在那些有关哲学史里,英美各大学通常所研究的时期的篇章,即古代希腊和 17、18 世纪欧洲和大不列颠哲学的篇章里,我们没有忽略大的哲学名家,但在讨论中世纪和近代的哲学时,我们却不得不做出更多的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满意我们的选择。不同的编者和不同的撰稿人无疑会有不同的选择。在这里,为了篇幅的理由,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哲学家的全部理论,我们势必丢弃伦理学和政治理论而研究他们的形而上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例如,我们对柏拉图重要且有影响的认识论比他空想的权力主义的政治论赋以更多的关注,虽然后者也没有被忽视。

我们的选择有两个优点,这可以被看作本书的主要特征。由于省略了对不重要的哲学家历史影响的讨论而节省了篇幅,从而(1)以更多的篇幅进行哲学批评;(2)对思想发展重要阶段比对这段的历史予以更详细的处理。对于像阿奎那、休谟、康德、穆勒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的说明远比那些有关这个范围的著作里通常找到的说明丰富得多。

我们希望各位撰稿人对读者能起刺激作用。他们阐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并且被请求惟一以读者的需要为原则去处理他们所喜爱的题材。他们一致的目标是简单性和直接性,虽然阅读和解释某些哲学家远比其他哲学家要困难得多。我们试图避免许多为哲学系大学生所写的著作的共同缺点——简化到漫画的程度。但是我们希望,即使再艰涩的篇章也能达到了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所能允许最大程度的清楚易懂。

奥康诺(D. J. O'Connor)

# 目 录

|                                     |     |
|-------------------------------------|-----|
| 编者的话 .....                          | 1   |
| 序 言 .....                           | 1   |
| 第 一 章 早期希腊哲学 .....                  | 1   |
| 第 二 章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                | 25  |
| 第 三 章 亚里士多德 .....                   | 68  |
| 第 四 章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 .....            | 118 |
| 第 五 章 奥古斯丁 .....                    | 149 |
| 第 六 章 阿奎那 .....                     | 185 |
| 第 七 章 奥卡姆 .....                     | 234 |
| 第 八 章 培根 .....                      | 266 |
| 第 九 章 霍布斯 .....                     | 290 |
| 第 十 章 笛卡儿 .....                     | 325 |
| 第 十 一 章 斯宾诺莎 .....                  | 353 |
| 第 十 二 章 洛克 .....                    | 383 |
| 第 十 三 章 莱布尼兹 .....                  | 415 |
| 第 十 四 章 贝克莱 .....                   | 444 |
| 第 十 五 章 休谟 .....                    | 476 |
| 第 十 六 章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 .....             | 522 |
| 第 十 七 章 康德 .....                    | 561 |
| 第 十 八 章 黑格尔 .....                   | 600 |
| 第 十 九 章 穆勒 .....                    | 642 |
| 第 二 十 章 叔本华 .....                   | 684 |
| 第 二 十 一 章 尼采 .....                  | 719 |
| 第 二 十 二 章 科学哲学(1850 至 1910 年) ..... | 757 |
| 第 二 十 三 章 布拉德雷 .....                | 804 |

|           |                |      |
|-----------|----------------|------|
| 第二十四章     | 实用主义 .....     | 824  |
| 第二十五章     | 摩尔 .....       | 875  |
| 第二十六章     | 罗素 .....       | 895  |
| 第二十七章     | 逻辑实证主义 .....   | 933  |
| 第二十八章     | 存在主义 .....     | 966  |
| 第二十九章     | 当代英国分析哲学 ..... | 1007 |
| 索 引 ..... |                | 1054 |
| 后 记 ..... |                | 1076 |

# 第一章 早期希腊哲学

A. P. Cavendish

有关早期希腊哲学家生平的证据既很少又不确切。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他们的生卒年代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下面的年表是把提到的主要哲学家按大致正确的编年顺序排列。凡是在没有生卒年代的地方,我们用“鼎盛年”来指出该哲学家活动的时间。当然,所有的年代都是指公元前。

|                      |                 |
|----------------------|-----------------|
| 泰勒斯(THALES)          | 大约 624 到 546 年  |
|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 大约 610 到 546 年  |
| 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   | 大约 585 到 528 年  |
|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 大约 571 到 497 年  |
| 色诺芬尼(XENOPHANES)     | 鼎盛年 540 年       |
|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 鼎盛年 504 年       |
| 巴门尼德(PARMENIDES)     | 鼎盛年 501 到 492 年 |
| 爱利亚的芝诺(IENO of ELEA) | 鼎盛年 464 年       |
| 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   | 大约 500 年到 428 年 |
|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 大约 484 到 424 年  |
|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 大约 460 到 371 年  |
| 高尔吉亚(GORGIAS)        | 鼎盛年 444 年       |
| 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    | 大约 483 到 414 年  |

雅典这座城市是希腊文明的中心。以苏格拉底(此人死于公元前 5 世纪末)的时代起,哲学集中于该地。但是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是在其他地方成长起来的,主要是在希腊本土以外的,已被开发成殖民地的两个地方。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城市,尤其是米利都,是泰勒斯和其他爱奥尼亚宇宙起源论者阿那克萨戈拉,以及原子论者留基伯(Leucippus)和德谟克利特的故乡。毕达哥拉斯派、巴门尼德和他的学派以及恩培多克勒则来自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虽然这些早期哲学家中的一些人曾经游历过雅典,阿那克萨戈拉还在雅典做过

许多研究工作,但小亚细亚和南意大利是希腊思想的摇篮。

早期希腊哲学的历史和后来思想的历史是很不相同的。在找出这些早期思想家的言论并判断它们是什么意思时,存在着特殊的困难。我们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思想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哲学问题、科学问题和宗教问题之间,或者科学方法与巫术之间,以及历史和神话之间没有划出明显的界限。这些早期希腊哲学家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他们的工作开始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之间划分了界限,并提出了用理性的方法来探讨的关于自然和人的问题。他们的成就与其说是创立了任何专门的学说,不如说是造就了一种有利于无偏见地适用理性的理智的气氛。这就是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被正确地看作是哲学的先驱者,又是科学的创始人的原因。不管他们的观点对于20世纪的我们来说往往显得是多么奇怪和牵强附会,西方哲学的历史就开始于这些公元前6到5世纪生活在小亚细亚和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居住者的思辨。我们要想懂得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首先必须知道他们之前的和对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启发的情况。

研究公元前4世纪前的希腊思想的一大困难是第一手文献资料非常缺乏。有些资料我们之所以能见到,是由于它们被保存在后来的作者所引的摘录中,他们中最早的是柏拉图,他的书作于公元前4世纪。但是,我们的引文中有很多部分来自于很晚的资料。事实上,使我们对于早期希腊哲学有所了解的最有价值的见证人之一是哲学家辛普里丘(Simplicius),他的作品写于公元6世纪,晚于我们研究的哲学家大约一千年。除了直接的引文以外,我们还有大量的后来的作者们对于这些早期哲学家观点所作的评论和批评。这些最初也出现于柏拉图的作品中,在同一世纪的稍后一些时候,还陆续出现于亚里士多德和德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的作品中。以后同样的情况仍每每出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些资料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歪曲了,这是因为那些评论者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给予他们的早期先驱者无偏见的历史评价,不如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利益来驳斥那些先驱者。这种情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尤为明显,在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卷中,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到他为止对于希腊思想有用的、但是带有很大偏见的说明。因此,我们在从残篇和选择过的引文中,以及带有偏见的评论和批评中,搜集这些早期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时,必须把这些资料的不可靠性经常记在心中。在本书这第一章里,我们不必像以后那样,对资料的批评作较多的考虑。因为那时的思想并没有充分的发展,以至于能够承受严密的批评。总之,我们仅能从一些粗糙的轮廓来了解这些早期哲学家的观点。

然而,这些早期希腊人的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呢?人类生活的三件大事——出生、成长、死亡,经常占据着人们的想像力。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每个社会中,这些人生的转折点被深置于一套宗教信仰和仪式中,它们的作用(经常是不被察觉的)是导向并且最后驱散强有力的和纷扰着的关于幸福和痛苦、希望和恐惧的情感。但有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心灵中仍保存着一种残存的情感、一种生命的神秘感,这是一种好奇或惊异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到了哲学的开端。这种惊异的意识是和直接用于指导实际生活的知识的日常需要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

生和死的神秘感能从它原先的对象中分离和产生出来。一方面,在哲学中,我们发现一种对于普遍现象的变化、事物的可见的短暂性,以及关于物理世界起源的假设和可能的毁灭的全神贯注。另一方面,有一种可察觉的需求,即想了解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他和超自然的存在的关系,他对幸福和死后生活的希望。这些兴趣并不是哲学的显著的标志,因为它们同时又是神话史诗和宗教信仰的主题。这里的区别常常是这样说的:在哲学中,我们有着理性的企图,想要理解万物的起源、人的本质和命运。

## 爱奥尼亚学派

### 米利都派的宇宙起源论者

最早的哲学思索是企图说明物理世界的起源和结构。米利都的泰勒斯 (Thales of Miletus) 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这种哲学的创始人”,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则发展了他对宇宙起源的唯物主义说明。这些思想家都认为:首先,一定有一个实体,其他所有万物都从这个实体中产生;第二,这个实体是一种物质。但对于这种物质的性质是什么,他们的看法不同。

泰勒斯以为原始物质是水,其他万物都从水中产生。亚里士多德<sup>①</sup>以为泰勒斯之所以做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1)万物的营养物都是湿的,心脏产生于湿并且由湿保持生命力,所有万物的种子都具有湿的性质,水是湿的事物的本质的来源。(2)最初的和上古的见解是:欧西安(Ocean,意为大海)和特替斯(Tethys,欧西安之妻)是万物的父母,神的咒语通过斯蒂克斯(Styx,希腊神话中的冥河)的水传播。看起来,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并不知道泰勒斯是怎样得出他的结论的,对他来说,没有一个直接的材料是可用的。泰勒斯说过,

“万物都充满了神”，磁石是有生命的，因为它能吸动铁<sup>②</sup>。

阿那克西曼德与泰勒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水，而是无限(apeiron)(无限通常也可译作“不确定的”、“无限的”或“无限制的”<sup>③</sup>)。无限是不死的、不灭的、永久的、永生的。除了他加给“无限”的这些神奇的特性，他所说的这个“无限”的性质对我们来说仍是很暧昧的。但是，我们仍有一些资料，有助于理解他关于其他事物产生过程的想法。有些话足以说明这种理论的普遍特征。无限是事物的原初状态。开始时，由于“永恒的运动”，“那些产生冷和热的”是从它里面产生出来的。从而形成了一种核心，由核心分化成火焰(热和干)和空气(冷和湿)。火焰组成了球形的薄鞘包围着冷和湿。然后，这个冷和湿的核心变成了空气和一种泥土，火焰烤干了泥土，于是中心形成了地球(冷和干的)，水(冷和湿的)部分地覆盖着地球，空气(暖和湿的)包围着地球和水，火(热和干的)包围着所有这些。阿那克西曼德还解释了天体和生命有机体的起源。前者是一个绕着中间圆筒旋转的大火轮，后者则是当由于热空气的膨胀引起的大火火焰紊乱时，从被太阳烤干的湿气中产生的。这样形成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辛普里丘(Simplicius)告诉我们，无限是存在着的事物的本原，然后他又继续重复了似乎是阿那克西曼德自己的话：“按照必然，事物由之产生(genesis)的那个东西同时也是事物灭亡(phthora)所要复归的东西。因为它们互相给予正义，同时也因为不正义而互相惩罚。”<sup>④</sup>根据德奥弗拉斯特的说法，阿那克西曼德相信，在这个无限中，除了这个世界以外，还有无数其他的世界。

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其余事物经过气的凝聚和稀释过程而形成，大地本身也是通过气的凝聚(felting)才形成的。大地是平坦的，漂浮在空气中“像一片树叶”。阿那克西米尼解释了许多自然现象如风、雨、雪、雷、电。世界在“时间周期”的过程中形成和消失。阿那克西米尼有一句话流传下来了：“正如我们的灵魂是气，和我们结合在一起一样，呼吸和气也包围着整个世界。”<sup>⑤</sup>据说，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气经常处于运动之中。

米利都学派的古怪的猜测(fantastic speculations)被许多人看作标志着人类思想中的一次革命。泰勒斯被看作是把神圣理性的和平之光带进本来是由盲目的本能和愚昧的迷信所统治的世界的人。早期的爱奥尼亚学者经常被赞誉为最早的“科学家”；此时，“科学家”这个词有着特殊的意思。但如果我们用现在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考虑的话，那就很少有不弄错的。因为事实上这些思想家都不是科学家，这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从仔细的观察和实验中进行谨慎的归纳，相反，他们靠简单的类推直接进行最广泛的普遍化，这样就显出了幻想的

特征而不是科学思维的特征。对任何猜测的全面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它们是:(1)猜测的目的是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2)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3)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米利都学派哲学家的思想。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米利都学派猜测的目的是想找出世界是由什么样的物质所构成的。但是看起来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犯了错误,从我们可资参考的证据来看,并不能显示出这是他们的目的。相反,他们似乎已经确定了世界是由这样或那样的物质所组成的,他们的主要目标看起来更像是要给出一个关于世界是怎样形成的,世界上的万物又是如何产生的解释。这就是说,他们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世界是什么构成的?”而是“世界以及世上的万物是怎样产生的?”当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建立在世界是有个开端这个假定之上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提供这样的假定。因此,说米利都学派所想回答的问题是科学问题,是从这个名词最含混的意义上说的。

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并且用一些貌似有理的神话故事来提供答案。从最早的时候起,在所有的国家里,人们就被生和死、事物的产生和消失、世界瞬息多变的性状所困惑。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米利都学派显示出他们对问题的选择及提问方式皆不带有独创性,但是他们作出了一种新的回答。因为种种原因,哲学产生前的关于起源说的神话一般全是混杂着半具人性的神的活动的假设;世界上的万物常常是这样的神性交杂的产物,或者是神咒宣告的产物,这是造物神话所呈现的,而这是在米利都的宇宙起源论中所没有的惟一特征。在神话中,伟大的奇迹是用与生物过程的类比来解释的,使用的是生物过程的语汇,其中的主角都是具有人的特性的精灵。在米利都学派的宇宙起源论中,这种生物过程被机械过程(如“分离”、“聚合”)所代替,神灵被物质所代替。用机械过程而不是神灵来说明问题并不表明“更富理性”,除非你具备有利于你的证据。虽然他们不是科学家,但他们显示了一种常识的和非神秘的态度,这是科学气质的一部分。

### 赫拉克利特

下一个应该受到我们注意的哲学家是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虽然他对起源和灭亡、产生和消失、创造和毁灭的现象有着极大的兴趣,但他不想用米利都前辈的方式去解释宇宙起源。从他所流传下来的一百多条著作残篇中,我们足以得到一个他的观点的最直接的印象。他的写作风格晦涩难懂,充满了双关语和间接的暗示。

他的残篇大致可分为两部分:(1)关于宇宙的残篇,主要是关于生成的过程;(2)关于从人的角度出发看宇宙万物的残篇,主要是关于灵魂、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说,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事物的起源或物质本原,这是由一些残篇所证明的:

这个有规律的世界(cosmos)对一切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火生于土之死,气生于火之死,水生于气之死,土生于水之死。<sup>⑥</sup>

显然,赫拉克利特并不想对宇宙的产生给予一个说明,因为他认为宇宙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他仅仅试图说明宇宙内万物的产生。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永恒的,任何事物都在永远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由规律所制约的,像阿那克西曼德一样,赫拉克利特用社会性的术语设想这些规律。斗争和紧张是存在的基本特征。赫拉克利特著作的许多残篇是晦涩的,要把所有这些残篇整理为一篇连贯的著作看来是不可能的。

关于以人为中心去观察宇宙的残篇是很有趣的,它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赫拉克利特的真实意图。从这些残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并不认为他是在传授理论知识;他的语气不是那种无偏见的科学或学院哲学的口吻。他有一个急迫的使命。看来,对他触动最大的是人类的无知和理智的缺乏。特别是人们不懂“通过一切驾驭一切的目的”,因缺乏理智而产生自大并缺乏自制,这是最大的过失。为了得到这种理智,我们必须“遵从共有的东西”,这共有的东西就是逻各斯(logos)。

整体来说,“逻各斯”这个词在赫拉克利特和希腊哲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在荷马那里,它仅仅意味着“词”或“言说”。过了很久,它开始指“规律”。荷马和大多数早期思想家常常把思想形容成“言说”,把词形容成呼吸。诗人和预言家通过词的呼吸而产生灵感,因此知识是从神的源泉那里来的。理解力一般似乎被看作是“呼吸进”的意思。当然,在早期思想中,把灵魂和空气或呼吸等同起来是普遍的倾向。赫拉克利特使用“逻各斯”这个词的意义是含糊的。传统的说法认为,他教导说,我们在逻各斯中生活,在睡觉时,我们的头脑失去了和逻各斯的联系,除了仍作为呼吸的基础的那一部分脑子外。“在清醒时,经过感觉的通道与外界再度接近,就像通过窗户一样,和包围着我们的环境再度建立联系,这表现了逻各斯的力量。”<sup>⑦</sup>

赫拉克利特在七个残篇中明确地提到逻各斯,他宣称:(1)所有事物都是

按照逻各斯产生的,(2)逻各斯是共有的,(3)虽然人和逻各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听到了它,但还是与其分离着,并且也不了解,(4)聪明人由于听到了逻各斯,所以认为“一切是一”,(5)灵魂(psyche)有一个深刻的和增益其自身的逻各斯。人缺乏理智(它依赖于与逻各斯的联系)的表现被描述如下:人们在醒来以后,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大多数人活着似乎有他们自己特有的理智,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似乎理解,但实际上并不然,他们只知道事物的表面,不知道事物的意义。无知就在于抓不住某种统一性,比方说,“智慧”、“所有事物”、“白天和黑夜”、“直路和弯路”、“上和下”等的统一性。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理智包括较大的觉察力和觉醒,这些东西又出乎意料地和干燥联系在一起。总之,智慧就是懂得控制事物的目的,它的实际效果是自我控制,节制和不自以为是。

从我们所能得到的材料看来,赫拉克利特似乎给爱奥尼亚哲学加进了新的成分。这成分不是人所共知的关于万物皆变的理论,而是更重要的观点,即哲学思辨的目的与其说是取得实际的或半实际的知识,不如说是取得智慧和理智。这种智慧的结果是节制和谦虚——两种传统的希腊美德。同时也很明显,对赫拉克利特来说,通向智慧的道路不是任何我们可称之为理性过程的东西。确实,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阅读我们的典籍,智慧是通过“灵感”或“在逻各斯中的呼吸”而产生的。他也许认为,他那令人费解的讲话方式可以在他的听众中开始这样的过程。如果真是这样,他绝不是抱着这样想法的最后一个哲学家。

## 毕达哥拉斯派

哲学思维在早期就存在于希腊殖民地的南意大利。它也许是由爱奥尼亚的避难者带去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一到达就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关于世界本原和变化过程的问题仍占重要的地位,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与爱奥尼亚的回答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了。而且一种新的兴趣,一种对于个人灵魂得救的兴趣,成为哲学的目的。所有这些,是由与早期爱奥尼亚的思维完全陌生的宗教概念和哲学的结合所标志着的。

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是第一个这种新型的哲学家。据说他生在萨摩斯——这是爱奥尼亚附近的一个小岛,但是定居在作为希腊殖民地的南意大利——克罗顿(Croton)。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至少没有现存

的),他的弟子们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第一篇写到他的思想的著作是大约公元前430年由泰伦吐姆(Tarentum)的费罗劳斯(Philolaos)所作,费罗劳斯著作的一些残篇还保存着。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早期作者、尤其是亚里士多德那里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书,但是没有保存下来。毕达哥拉斯主义在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复活是有资料充分证明的,但是这些文件不能被认为可以对这一早期学派给出一个精确的说明。把毕达哥拉斯本人的观点与他的追随者们的观点区别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追随者们有着把什么事都归于他们的领导者的虔诚态度。当然,我们可以作个推测,但也仅仅是推测。

有三件事是比较肯定的:(1)对于我们现在称之为纯数学的学科,毕达哥拉斯曾有过重要的发现;(2)他创立了一种宇宙起源论,在这一理论中,“数”和某些数的概念起着主要的作用;(3)他组织了一个团体或兄弟会,实践着一种使它的成员与其他人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兄弟会的成员有一定的宗教和政治观点。数学、宇宙起源论和宗教在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中是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为了弄清楚这种复杂的体系,我们必须首先考虑那时数学和宗教的某些普遍特征。

## 宗 教 观 点

为了研究早期的宗教信仰,扫除掉从基督教派衍生出带有偏见的见解是很必要的。基督教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有很多宗教缺乏它的主要特征——它的伦理学和教义,因而这些宗教看起来不仅仅是包含各种不同的信仰,并且有着非常不同的目标。显然,大多数宗教普遍的(虽然不是全部的)特征是对神的信仰——就是说,相信富有某种“人格”的非人的力量。凡是具有这种特征的宗教,根据它们对神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可以大略地划分为两类。一种态度认为,在人和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人类方面,最大的罪恶就是企图仿效神或用各种方法偷取神力或特权。另一种态度是,在人和神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宗教仪式的主要目的就是取得神性,或者至少取得和神的某种结合。前一种态度是荷马和潘特泰斯(Pentatenth)的特征,后者则见于佛教和所谓“神秘派”宗教,显然这两种态度是直接对立的。

早期希腊宗教属于前一种类型。它是拟人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贵族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关系的翻版。神几乎不理睬他们的崇拜者私立的道德,只对可能会伤害他们地位的事作出迅速反应。人死了以后,除了很特殊的情况外,既无奖赏也无惩罚,死后的生活被设想为消沉和阴暗的。

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被设想为美好的,而死后或在阴间的生活则被设想为不幸的和无望的,人们祈祷和贡献祭品的善行,可能会使神受到影响,在世界的事务中,神的帮助将会带来胜利。

公元前7世纪,其他形式的宗教在希腊显得更为突出。这新的宗教不是明显拟人化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设想为如同社会阶级的形式。其中心概念是通过涤罪而得到拯救,这种涤罪通常是仪式而不是道德,虽然禁欲戒律的观点也时常出现。这种涤罪担保了入门弟子在死后的好运气。生活被设想为一种不幸,在这个世界上被认为是受苦,目标是逃脱这个世界而到某个较好的境地。死并不能保证这种逃脱,因为除非一个人已被拯救,否则仍要被重新生出来受苦。显而易见,肉体再生和灵魂转世的理论是这种宗教的显著特征。在这种类型的宗教中,有一种神秘教(Orphism),入会仪式被说成是引渡灵魂摆脱生和死的轮回,神秘教者称他们自己为神的后裔,通过仪式上的涤罪,可以得到灵魂上的拯救。

甚至在古代,对“毕达哥拉斯的宗教教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有热烈的争论,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1)他相信灵魂转世;(2)他提出了一套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一定的戒律或禁欲的规则;(3)他相信人的灵魂的神性。如果我们认为柏拉图众所周知的文章表达了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毕达哥拉斯派相信,灵魂依靠“模仿宇宙的秩序”而变得神圣。宗教生活就是对真理的追求,拯救就在于取得特殊种类的知识。哲学的目的就是获得永恒。

## 数 学

我观察到毕达哥拉斯派极为追求数学知识,现在我必须试图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实际运算和测量方面与算术(在数字理论的含义上)和几何方面之间做出真正的区别。埃及的巴别鲁斯(Rhind Papyrus,公元前1700年)示范了前者,欧几里德(Euclid,公元前300年)的“原理”则体现了后者,两者的主要区别看起来并不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一种是实践的而另一种是理论的。因为巴别鲁斯给了我们很多运算的例子,其中有些是很复杂的,并不是所有这些运算都有着明显的实际重要性。它称它自己为“运算指南,确定一切事物,说明所有暧昧、所有神秘和所有困难的工具”。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不是很明白,但必须是从实例中推导出来的,所谓的“证明”只在于我们称之为检查答案的那种东西。从未有过证据说,所用的方法在任何事例中都必须提供正确的答案。欧几里德著作的最显著特征是:(1)以一个普遍命题的形式总结了一种